

# 社區婦女讀書會的觀察與探討

## ——以台北縣袋鼠媽媽讀書會為例

▽李宛澍△

### 壹、前言

婦女參與社區在這幾年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不論是為社區環境議題而出來抗爭的社區婦女，或是自組社區團體，從事敦親睦鄰或自我成長的活動，或是婦女讀書會，都常常可以在報章媒體上看見相關的報導。甚至，去年里長選舉的時候，有許多社區婦女為了進一步參與，而出來參選里長。

我選擇社區婦女讀書會為觀察的重點，一方面是因為婦女參與社區的活動和形式很多，無法全部顧及，另一方面是由於社區婦

女讀書會由民間先開始推動，後來政府的政

策跟進，包括師大人教育中心，省教育廳家庭教育中心和圖書館系統都採用讀書會的形式推行他們的目標，一時之間，讀書會的風氣很盛，也成了婦女在參與家庭外活動的有利觸媒。

選擇台北縣的袋鼠媽媽讀書會為觀察對象，係由於它是民間自發有組織概念的團體，推行至今十年，有一些長期、具體的累積，故想從袋鼠媽媽讀書會的經驗中整理出婦女參與推動社區組織的機制和問題，嘗試說出婦女主體經驗的社區組織文本。由於，觀察與訪談還在進行，本文僅是部分田野資料

整理及階段性的分析。

### 貳、現象觀察

袋鼠媽媽讀書會的成立係於民國七十三年，一群育有幼兒或學齡兒童的母親為了本身的成長，但囿於帶著小孩的不便，所以成立「媽媽充電會」，後來變成「袋鼠媽媽讀書會」。取名為「袋鼠」，是因其符合這群媽媽們的意象：媽媽們大部分是家庭主婦，孩子還小，隨時都得帶在身邊照顧，長時間把自己困在家裡，和社會資訊斷了線，媽媽們也變得缺乏自信。想要追求新知，帶著孩

子卻又難以成行。考慮到媽媽們這般兩難的處境，袋鼠讀書會是一個以媽媽為主要對象的讀書會，媽媽一邊讀書討論，小孩在旁邊遊戲玩耍，如同母袋鼠帶著小袋鼠。

這幾年民間讀書會的風氣盛行，圖書館系統、文化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師大人教育中心都在從事讀書會的帶領人培訓，並積極推廣讀書會的活動。但若回溯民國七十三年由一些家庭主婦自組的袋鼠媽媽讀書會，一直到今天擴展成八、九個分會，並於今年向台北縣社會局登記為正式社團，這一路的過程其實說明的是民間自發組織的成長史。特別是這些人是一些平凡的家庭主婦，沒有組織經驗，沒有資源，也曾面臨危機，卻變成具生產力的社團，也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

由於田野觀察的部分有許多細緻的資料無法一一詳述，所以就以下幾個角度提出觀察的結果。

## 一、組織

袋鼠媽媽讀書會是一個民間自發的組織，不是依國家法律登記的社團。剛開始的時

候，讀書會僅是一個讀書經驗分享或討論的團體，是不是正式社團並沒有重大的影響。但是，當讀書會的規模開始擴展，需要有固定會址，辦多樣性的活動，需要經費來源。如果是正式且制度化的團體可以向一些相關單位申請經費或者本身較容易自籌財源。

當初，永和袋鼠讀書會於民國八十一年要登記為台北縣的社團，卻受限於法規。規定必須有台北縣一半以上鄉鎮，每鄉鎮兩人為發起人，也就是有十五個鄉鎮，每個鄉鎮兩位發起人。袋鼠媽媽不願意很形式地以人頭代之，所以改成立永和潭漚社區合作社，而讀書會在合作社之下。雖然，合作社的主力幹部還是讀書會的媽媽，合作社的成立也開始建立與附近社區的關係，但是，由上例看來，社團法規的確與民間彈性的自發團體有所衝突。

由於讀書會的推廣，有人參加了袋鼠讀書會後，回到她自己居住的社區成立另一個袋鼠讀書會的分會。到了今年年初，在台北縣共有八、九個讀書會，加上一些理念相同結盟的讀書會，終於湊足了十五個鄉鎮的發

起人，向台北縣社會局登記為「台北縣書香文化推廣協會」。不過，故事還未功德圓滿，據讀書會的發起人說，由於發起人都是女性，章程內也只收女性會員，如果不在社團名稱加上「媽媽」或「婦女」，就必須修改章程中限女性的規定。看來，要成立以女性為主的社團，似乎沒那麼容易。

## 二、資源

### (一) 經費

讀書會基本的經費來源包括每一位讀書會成員所繳的會費、募捐和活動盈餘。一般來講，開銷主要是固定會址的房租和工作人員的薪水。籌組讀書會的過程也包括經費的籌措，但是更像一個互助支援的網絡。由於家庭主婦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先生，經濟並不自主，所以，讀書會主要是集合資源，創造學習的機會，即使有盈餘也不是商業化的考量。

每個讀書會的會費規定不同，依各地區的狀況自行決定。讀書會讀的書集體向出版

商訂購，每個人照原價購買，折扣留給讀書會當基金。開設課程，例如兒童哲學課、媽媽成長班或是插花、音樂班，參加者繳學費，扣除講師費，餘者為讀書會經費。而這些課程的老師可能是讀書會的成員，也可能是透過成員的人脈介紹。

還有一些節流但可提供服務的方式：例如與其他機關或單位合辦活動或擔任承辦單位。例如最近與台北縣文化中心合辦的「文化義工」培訓，或是北縣社會局的「社區婦女人才培訓課程」。前者是由合辦的機構提供經費，讀書會與文化中心策畫內容；後者是由主婦聯盟策畫，北縣社會局出經費。這種方式是在袋鼠媽媽讀書會發展成一股勢力，變成社團之後，加上近來公部門對「社區」投入極大的資源和關照，所形成的一種合作方式，社區的讀書會提出完整企畫案，公家單位給錢。

向公家單位要錢的過程不見得這麼容易，讀書會的幹部說：「跟縣政府社會局要錢比較容易，跟區里幹事要錢很難。」若社會局核准了一項計畫，幾萬的經費很容易拿到

。但是，有時為了一點小小補助和里幹事打交道，折騰半天，幾千塊還拿不到。由於，許多基層的里長和幹事都屬於地方勢力的選舉樁腳，不見得認同讀書會，甚至對這群組織起來的女人懷有戒心，若有意為難，讀書會成員也很無奈。上述的狀況並非特例，這幾年，有許多熱心社區事務的居民出來選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往往面臨與原有地方派系角力的狀況，即使選上，在社區事務的推動上也會遭到阻礙。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兩個問題，一是行政體系末端的僵化不靈活，二是地方新興的力量和原有政治勢力的拉鋸。

## (二) 空間

空間問題對讀書會的發展是一個關鍵，剛開始，讀書會是個個禮拜在個別媽媽的家中舉行，優點是家裡的氣氛很溫馨，甚至會後還可以聚餐，但是，人數一多，客廳就難容納，沒有固定場所，在各個聚會點間流浪，成員之間一個禮拜見一次面，關係不容易凝聚。永和的袋鼠讀書會最早成立是在媽

媽的家裡，也會經商借過主婦聯盟的會議室和電腦量販店的場地，於民國八十一年有了固定的會址，也由讀書會的一位成員擔任工作人員。一方面要負擔房租，一方面有了固定會址為據點，讀書會開始舉辦活動或開設課程，提供給會員參加，並為經費開源。

新莊袋鼠讀書會的情況類似，讀書會本來借用國小教室，媽媽在教室討論，小孩在外面玩耍，結果小朋友不小心跌倒受傷，媽媽們也是參加完就匆匆離開。有會員願意出租她家的房子，做為讀書會的場地，媽媽們因為佈置新會址也做了一次內部的凝聚。由於當時經費拮据，媽媽們在路上撿木條、磚塊回來整修房子，自己動手粉刷，甚至背著稚齡的小孩一起工作。

沒有固定會址通常的解決方式是於成員家中或借公家單位場地，例如國小教室、民衆活動中心、社區聚會所。前者的問題是居家空間不夠大，使用不便，或是容易影響家人的生活作息，家人會抱怨。後者則是租借時易受刁難，若主管的機構或人沒有配合的意願，往往沒有管道。其次，因為公家機關

的場地是臨時租借，無法成爲組織積累的基地，不能添購設備或舉辦其他活動，往往使得人和組織的關係零散。

除了自覓場地外，也有讀書會因爲某些特殊因素，而有可固定利用的空間，像三重讀書會是一位成員家的工廠某空間，土城的讀書會會址由一位成員提供店鋪的部分空間。

有了會址之後，平時媽媽們也會把這裡當作活動的據點，來聊天、看書。固定會址可以讓組織有更多可能性，例如依成員需要開班、擴展讀書會規模、辦自助托兒……空間與活動的多樣會形成互相加强的效果，房租開銷的壓力必須辦活動開源，辦了活動之後會刺激學員的需求，大家開始構思可以利用空間提供什麼服務給會員，如此一來，形成互相加强的作用。

## 二、活動

袋鼠媽媽讀書會最剛開始是以讀書會爲主，不過，讀書會進行的方式由各個團體決定。通常會由參與的成員決定書目，提議的

人要做一個摘要的報告。剛開始如果帶領人有比較明顯的計畫或企圖，會徵詢意見後，決定書目。通常書目或討論的形式要能夠引起大家興趣，不然，成員會因爲無趣而不來參加或者會轉變成漫無目的的聊天。有些團體，有一名主要的帶領者，引發大家討論，帶動氣氛，不過，若是成員太依賴帶領者，而不練習參與討論並組織別人的話語，哪一天帶領者不能參加，整個團體就無法維持原有的討論品質。也有一些團體是輪流主持，主要是讓每一個人有機會當帶領人，訓練能力。不過，若是其中沒有較有經驗的成員，往往不太能夠控制討論品質。

讀書會讀書的內容影響成員和組織的取向，媽媽在讀書時常常與自己的生活經驗連結，如果讀書會和帶領人傾向讀大眾哲學、修身小品一類的文章，容易討論到身爲人妻、人母、人媳的壓力時，會採取個人的隱遁策略，說要豁達、看開、不要有期望就不會有壓力。如果帶領的方式是要婦女看到現存的社會關係，男女、父母之間的權力關係，會造成媽媽們的衝擊。

除了讀書之外，有些團體會在開始唸書之前有一小段時間分享心情，講這一週以來遇到的事或難題。通常講的東西是親子教養的問題、健康問題或一些生活的知識，像子女的性教育、小孩說謊、自己的親人罹患何種疾病、報稅……。除了讀書之外，也會安排演講、或出遊。通常演講者除了讀書會成員感興趣之外，多是透過袋鼠讀書會系統的人脈找到，例如袋鼠讀書會和主婦聯盟、毛蟲文教基金會、全景映象工作室和一些社會團體平日有聯絡或資源交流，或是讀書會成員自己其他的人脈。平常也安排出遊或是戶外教學，到郊區踏青或是爬山、參觀美術館，依各團體的狀況安排。這形成一種女人集體出遊的活動，即使是平常，只要有人能開車，幾個人就會一起去附近的郊區玩。這改變了平時得依賴先生開車，配合全家人的時間的家庭旅遊，女人的移動性提高了。

基本上，讀書會的活動時間安排都在家人上班上學時，媽媽們得以在送走家人之後再到讀書會，讀書會的活動也會在上午十一點半前或下午四點以前結束，讓媽媽趕回家

做飯、接小孩。讀書會的活動到寒暑假就停止，考慮到小孩暑假在家。從這樣的時間安排上來看，媽媽通常擠壓自己的時間參與讀書會活動，而盡量不影響家人的作息。

各個團體也會根據她們的需要，而提出不同的計畫。「媽媽心情茶」是由媽媽們列出自己願意提供的菜單，其他有需要的成員預訂，訂購之後做出來給大家，是一個分享與互相支援的網絡。剛開始的時候，媽媽們都很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做的東西怎麼賣，還不好意思向別人收錢，過了一段時間，大家互相鼓勵，都很有信心了。新莊讀書會有稚齡小孩的媽媽很多，後來就有了幼兒園的構想。所謂幼兒園類似自助托兒，媽媽將小孩一起帶來讀書會請一位有幼教經驗的媽媽當專任老師，其他媽媽當助手，目的是讓小孩適應團體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減輕媽媽的壓力。每個團體在各階段的需求會發展成各自的具體計畫，用以滿足成員。

## 四、成員

參與成員中絕大多數是家庭主婦，也有

一些是工作時間較彈性的職業婦女。從交談和文字資料中最典型的說法是，進讀書會以前很沒自信，來了讀書會之後覺得自己有「成長」，比較有自信，家人也說她變好了。

大部分成員的生命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結了婚，生了小孩，覺得孩子小要人照顧，辭了工作待在家裡當全職的家庭主婦，日子一久，覺得自己的生活很孤立，沒有成就感。所以，透過朋友、孩子的老師或家長介紹，或從報紙媒體得知，就跑來參加。全職家庭主婦在經濟上依賴先生，她本身的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又是無償的，又長期被孤立於單獨的家戶中，對自己的角色感到缺乏成就。加上台北縣移民城市的特性，家庭主婦媽媽們和鄰居不熟（點頭之交），和原來的朋友和同事斷了聯絡，親族網絡可能也不在身邊，孤立感更強烈。

在讀書會這個團體裡面，這些原本彼此孤立的媽媽們發現大家的處境類似，藉助讀書會的討論方式，可以使積壓在個人身上的親子壓力、夫妻關係或家庭問題得以被說出來，說出來不見得能夠解決問題，但是說出

來使她們發現自己的狀況並不特殊，別人也有一些類似的經驗可以分享，說出來至少紓解壓力，在家她可能是一個嚙口的媳婦或是面對一個權威的丈夫。

媽媽們參加讀書會的心情是矛盾的兩面，一方面認為參加讀書會讓自己比較快樂，一方面若不認同「成長」為優先，就覺得自己好像是跑出來玩樂，只想到自己，沒顧到家庭。所以，讀書會的帶領人於討論時常會提到，「要多愛自己一點」、「妳的成長要帶回家去，讓妳的家庭也一起成長。」在討論過程中，我經常覺得母親的角色是她們的動力也是阻力，因為關心親子的問題或要當一個不斷學習與成長的母親，使她們踏出家门來參加團體，可是，她們的母親位置又會使得思考容易落入「好媽媽」的刻板印象，例如犧牲奉獻。不過，可以確定一件事，在當前的環境當中養小孩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媽媽們經常爲了子女的教育問題、性格、教養方式而憂心忡忡，一方面，父親在教養小孩的位置上缺席，二來，家庭主婦被認爲養小孩是她的分內工作，媽媽們在讀書會裡

分攤了養小孩的壓力。和別人的交談與討論中，一方面交換經驗，一面也是紓解壓力。

讀書會發展的過程也是媽媽們學習如何組織經營一個團體的過程，學習講話、和別人溝通、主持討論、策畫活動等等。這樣的經驗使長期待在家裡的家庭主婦們發現自己在適當機會中，還是很有發展的可能，並不是一個只知柴米油鹽的黃臉婆。不過，並不是每一個成員一定會成爲積極的組織者和幹部，但是，有很多人都表示她們以前根本沒想過可以自己成立團體，現在居然做到了。這反映出，這個社會上缺乏提供給家庭主婦進修或是發揮的管道。

人際上的糾紛與不和對組織的運作有致命的影響，例如成員太強調自己，忽略團體的共識或大部分人的意見；或是團體之間有衝突的意見或事件，無法協調化解；有明顯的小圈圈；對團體或幹部的意見以流言的形式在團體中散布……。這些情況在一般團體中也會發生，我覺得媽媽讀書會就是試圖讓女人之間透過一個組織的目標和共識去面對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透過組織能夠集體地、

公共地表達意見和交換訊息。如果成員中有人還是用個人的、私下的方式在互動，極容易複製所謂的「三姑六婆」，意見私下流傳，不會被放在組織裡公開地討論。

## 參、課題分析

### 一、婦女與社區的關係

民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國家的政策中開始出現「社區」，當時的社區是一個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將台灣省的二十個縣市劃分爲三、八九〇個社區（台灣省社區發展十年計畫，一九七二），用以取得民間資源，強化基礎建設，並貫徹中央政策，增加國民生產力。在當時，推廣社區媽媽教室，「：其重要精神即在於教育社區婦女們如何相夫教子、如何成爲賢妻良母、以及傳授現代化家政知識，促進家庭幸福美滿、社會和諧進步的積極作用。」（註一）工業化和都市化造成人口流動，「媽媽教室的推動可以在都市中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在鄉村，

可以藉媽媽教室的各項活動改變農村社會的各種習慣，以適應現代化社會。」（註二）婦女的人力資源也被視爲支援社工系統的人力，「若能透過媽媽教室的組織，灌輸志願服務的概念，鼓勵參與社區之各項社會服務工作，再由她們影響家人參與，對社會福利之推動，必有極大幫助」（註三）。可以看出站在推行國家政策的立場上，社區婦女的角色被形塑成「賢妻良母」、「鄰里潤滑劑」，支援僵化的官僚神經末梢，補足國家資源所不及之處。

經過二十幾年，「社區」的概念又被國家提出，此時的社區是爲了塑造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形成政治上本土化的認同。

而民間的鄰里也因為都市服務不足或環境的危機，進行組織或抗爭，目的是爲了維護經營自己居住的家園，經過這番過程，對自己居住所在有了認同，而形成「社區」的概念。

爲促成國家認同的社區說法中，婦女的位置子是空白的，頂多是出現族群的概念，閩南、客家、外省籍和原住民的族群融合。在

文建會各項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中，以振興地方的文化產業為主，婦女的角色依然是複製舊有的性別分工嗎？

新興的社區中，有許多婦女參與其中，對個人而言，她們跨出了家門，投入社區的組織或運動當中，但是，落到整體來看，她們是複製家庭中媽媽的角色，或是以女人的主體發言呢？當一群媽媽組織起來，她們決定掃街或者為公園的使用提出看法，意義很不相同。傳統的性別分工是亟欲挑戰的目標，當媽媽們走到家庭外面，還是循著原有的性別分工做事，只想到要掃街、照顧老人、照顧小孩，而沒有其他可能性，可以聽演講、討論社區公園的使用、舉辦媽媽的成長課程，那麼，參與社區的婦女仍然是在扮演犧牲奉獻的母職角色，以前服務一家老小，現在服務幾十幾百人。服務性、潤滑劑的工作還是婦女在承擔，而資源和決策方面的工作是男性掌握。

在我所進行觀察的讀書會當中，就社區這個面向提出幾點看法：

## (一) 讀書會的社區概念

### 類似一個資源網絡

若從實質空間來看，讀書會的媽媽不必然集中於一個特定的鄰里。永和的讀書會有人從中和、景美來，新莊讀書會會員來源包括新莊、三重。就實質空間的面向，它和行政區域劃分的社區極不相同。成員的組合係由於她們相同的社會身分和角色，並且有類似的需求，彼此之間透過鄰居、家長或媒體的網絡而聯繫上。

當讀書會的成員發展到一定程度，會與社區的學校、居民發生連結，例如社區合作社、共同採購，或是介入家長會、支援學校活動。由於媽媽讀書會的組織特性，參與社區的活動會隨著組織的共識成為階段性發展目標。但是，如上面所說的參與社區是否只是複製母親照顧性的角色，或者對於女人發言或掌握決策及資源有所突破呢？這一點還有待觀察。例如社區合作社的共同採購是建立一個消費自助的網絡，但是大部分還是媽

媽們在訂購和採買，延續傳統的分工準備食物和採買還是由婦女負責。也由男性社員投入合作社的工作，開設修理水電的課程。

## (二) 讀書會組織解決婦女於單獨家戶中的壓力

在進行觀察當中，常聽到參與的媽媽說，「來參加讀書會讓我覺得有成長。」「參加讀書會的那一天，我覺得比較快樂。」什麼是她們所謂的「成長」和「快樂」呢？她們覺得如果只是讀書，而不連結上生活經驗，聚會就會很沒有意思。所以，討論時常會跳脫出文本，連上親子關係、夫妻關係、生活經驗、個人的煩惱……。而這些話題不太能和先生講，如果不是雙方各堅持己見，就是缺乏溝通。先生常認為既然是家庭主婦，照顧小孩和料理家務本來就是你的責任，使得這些壓力都落在媽媽的身上。她們平日缺乏網絡和資訊，進了讀書會之後，增加了許多人脈和消息資訊，使得她們對生活有更多可利用的資源，紓解一個人在家戶中單獨負

擔養育小孩的壓力。

家庭主婦在家擔任家庭再生產角色的壓力，在社會上和一般公部門政策中常被忽略掉。我們的文化中一再強化好母親是「為家庭和子女犧牲奉獻」，到了節慶時商品也同樣地在販賣好母親的形象。勞委會統計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只有四成多，提出的看法是我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在亞洲國家的排名殿後，需加強提供托兒服務，增進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國家站在增進國民生產力的位置，過於簡化婦女不參與勞動市場的原因，在我的訪談資料中，許多婦女表示，她們以前也是職業婦女，但是回家來還是得帶小孩，做家事，蠟燭兩頭燒，乾脆辭職算了，與其又要賺錢又要顧家，不如顧家就好了。而男性也會因循傳統性別分工的方式，對於婦女成爲家庭主婦認爲理所當然。這看來像是自然的選擇，但是確是被傳統的性別分工所決定，如果政策的效果不挑戰現有的男女性別分工，那麼只是增加公立托兒的數量，還是無助於解決女人的壓力，不論是職業婦女或家庭主婦。

## 二、模糊的語言策略

婦女參與社區的活動或組織已經行之有年，但是始終沒有關於婦女參與社區活動的清楚的女人說法，常常是以個人成長、休閒活動或服務性工作的說法出現。我認爲，今天參與社區活動的婦女並不是一兩個單獨的個案，也不能只是被動地看成人力資源，應該要有一種集體和主動的方式來說社區婦女參與這件事。

爲什麼女人說法這件事一直沒有聽到聲音呢？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 (一) 婦女參與社區是被政策或國家說法所動員

以前台灣的社區政策和「媽媽教室」都是國家由上而下的政策執行，婦女的角色被國家動員，擔任賢妻良母，促進家庭基礎的穩定；擔任鄰里的潤滑劑，整合都市化新社區的衝突和不適應，補強農村因人口外流造成的沒效率。所以，這一貫的政策都是以國

家意志爲依歸，由國家在安排婦女的位置和工作，並非婦女自己主動形塑的角色。

### (二) 婦女參與社區是生活策略

對婦女而言，她們參與社區是一種生活的策略，因爲當家庭主婦與社會資訊脫節，所以參與社區的活動。或者，她是爲了關心自己居住的地方，所以出來推動社區的工作。就如同她們自己所言，她們是生活實踐者，並不特意立論著述。但是這些話不被說成清楚的說法和論述，行動主體的意義不會出現。

### (三) 婦女參與社區需要語言包裝

婦女參與社區活動不必然是個順利的過程，家人會反對或阻止。例如有媽媽下午出來參加讀書會，小孩午睡起來受傷了，太太就被先生禁足了；或者家人反對太太出來追求自我成長；報上也出現文章告訴媽媽，參與社區前要先盡到家庭的責任。所以，婦女參與社區活動要掩藏暫時從家庭中逃脫出來

的愉快，所需要模糊的語言策略來包裝。例如「媽媽成長是爲了讓全家人也成長」、「媽媽的學習態度會影響小孩」。致力推動袋鼠媽媽讀書會的陳來紅女士的策略就是，提高讀書會的正當性，讓更多婦女能夠參加讀書會，這是走出家門的第一步。

不過，模糊的語言策略顯現出現實的壓力，要以家庭的利益爲前提，才得以讓很多婦女沒有罪惡感，而家人也不反對地走出家門。

#### 四、婦女參與社區努力在做，沒有建立主體論述

婦女致力於社區參與，卻沒有建立發言主體和論述，以模糊的語言爲個別的生存策略，卻被當前的社區論述所吸納，愈來愈看不見女人的身體，只見到刻板的服務，潤滑的媽媽角色。

### 三、參與活動和性別角色的衝突

由於婦女本身的性別角色，參與活動與

家庭有所衝突。通常婦女會擠壓自己的時間，使活動和家人的作息不衝突。我得到這樣的訪談資料，一位媽媽的作息是這樣的，上午七點半送走先生和小孩，整理家務，八點到學校心理輔導室當義工媽媽，九點結束，九點半到讀書會，十一點半讀書會結束，在讀書會吃中飯，下午到某團體開工作會議，四點半以前回到家，等小孩和先生回來。爲了參與活動，婦女採取個人的策略是擠壓自己的時間，在許多地方跑來跑去，如果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就得耗費許多時間在公車上。

因爲婦女她同時是媽媽、妻子或媳婦，這些身分和參與社區的時空互相拉扯，在無法處理時，就會發生很大的衝突。

#### 四、論述介入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爲止的觀察，論述介入對於社區婦女的主體形成是一種可能性，婦女參與讀書會已經意識到，不是要再藉由美姿、美容、插花或烹飪課程強化女性特質或性別分工，而是透過知識和討論，增進自己的成長

。但是討論是採外省或內省的方式，會有蠻大的不同。婦女們習慣採取內省的方式，「是我溝通不好」、「我應該想開一點……」、「換一種角度可以看到……」，而不會將矛頭對準結構、政策或大環境。我認爲傾向內省的討論方式會讓讀書會像一個暫時麻痺的聚會所，大家來此紓解家庭中的壓力，然後回家。在討論中卻無法真正面對家庭的問題，例如權威的丈夫、婆媳的問題、親子關係等等。

#### 五、資源

對社區來說，所謂的資源包括了經費、空間，以往社區資源透過鄰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的系統下來，或者是向民間的企業或機關募款。由家庭裡走出來的家庭主婦參與社團非常需要訓練組織能力和技術，例如寫企畫書、熟悉如何取得公家資源、募款、電腦操作、如何成立組織……今年，台北縣市社會局辦的社區婦女人才培訓課程，北縣文化中心與北縣書香協會（袋鼠媽媽的社團）辦的媽媽讀書會交流，都是以組訓和交流

爲出發點。空間也是發展的重要條件，在寸土寸金的都市中，公部門如果能提供空間交給社區團體經營或使用，對資源不多的社區婦女組織不啻是一項有利的支援。

## 肆、結語

我所關心的問題重心是社區政策是利用女人或是以女人爲主體呢？以及婦女的力量是否會被現有的社區論述收編或隱匿呢？

目前的社區政策是去性別化的，也就是缺乏從性別面向的思考，將婦女停格在「熱心社區事務的賢妻良母」，即使婦女主動出來組織社區團體或從事社區工作，仍必須面對制式的官方體系，缺乏轉圜的彈性。而另一方面，主流的社區論述是以政治本土化認同爲出發點，交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則是希望藉由資源的投入，以文化產業振興沒落的鄉鎮。前者的社區是相對於中央的地方主體，但它是一個在政治認同下的抽象分類，後者則是要藉著一套實質的計畫，使社區（勿寧說是地方）重新在區域分工中得以具

有競爭的本錢。在這一套龐大的計畫中，人或不同社會位置的人是被忽略的。

我希望以集體的觀點看待女人，由於她們同樣是身處在婚姻、家庭當中的婦女，面臨類似的性別分工和社會角色。如果社區婦女反制現有的政策或論述，應該要試著不斷發聲、說話，自己對自己的行動提出說法，並且與各種資源保持結盟的關係，而不輕易被吸納。

婦女參與社區已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其中也不乏活躍的份子，究竟政策和國家如何看待這個現象，或是社會如何說明此事的文本呢？而社區婦女本身如何對自己的行動或組織提出主體的論述呢？本文並沒有結論性的答案，我就本身參與觀察的部分提出觀察結果和簡略的分析，並希望這些問題能繼續被討論。

（本文作者爲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究生）

### 註釋：

註一：王培勳（一九八四，一二）社區

媽媽教室的功能與作法 社區發展第二十八期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

### 參考書目：

陳來紅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不安於室

探索文化出版

陳來紅 一九九三年八月 袋鼠媽媽讀

書會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出版

許素蘭 一九九四年十月 現代婦女的

傳統職業——家庭主婦 台灣文藝新

生版第五期

蘇嫻雅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結社建立美

麗新世界，如何籌組社區婦女團體

中國時報

趙愛卿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厝邊

頭尾，鬥陣來愛家 中國時報

書香通訊春筍號 一九九五年五月 台北

縣書香文化推廣協會印行

社區媽媽教室專題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社區發展第二十八期